

張斐 著

劉玉才 稻畑耕一郎 編纂

彼遙方之別

尔一去愧家十年遊

會面堪崎才吳洲

悞人生不自白傷哉

江秋長嘆出關門

莽蒼園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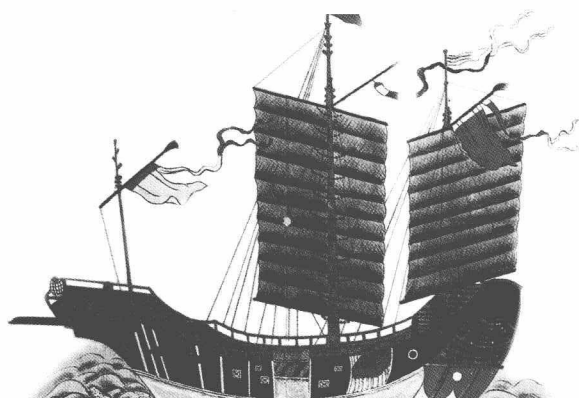
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鳳凰出版社

張斐 著

劉玉才 稻畑耕一郎 編纂

芥蒼園稿



圖書在版編目（C I P）數據

莽蒼園稿 / 張斐著；劉玉才，稻畑耕一郎編纂。

— 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10.10

ISBN 978-7-80729-990-5

I. ①莽… II. ①張… ②劉… ③稻… III. ①古典文學—作品集—中國—清代 IV. ①I214.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0)第200591號

書 名 莽蒼園稿

著 者 張 斐 著 劉玉才 稻畑耕一郎 編纂

責任編輯 樊 昕

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
鳳凰出版社(原江蘇古籍出版社)

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 210009

發行部電話 025—83223462

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蘇鳳凰通達印刷有限公司

南京市六合區冶山鎮 郵編:211523

開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張 10.875

字 數 231千字

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
標準書號 ISBN 978-7-80729-990-5

定 價 38.00 圓

(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,電話:025—57572508)



張斐扇面題詩 柳川古文書館藏

車帳

元晉道兄

八八

1399

觀花必自蓓霖雨始膚寸
燦々安東生年小材兼健
十七官文詞之學且退遜
詩禮傳於家遇庭旦地
訖波友桃李經寧文章
滿三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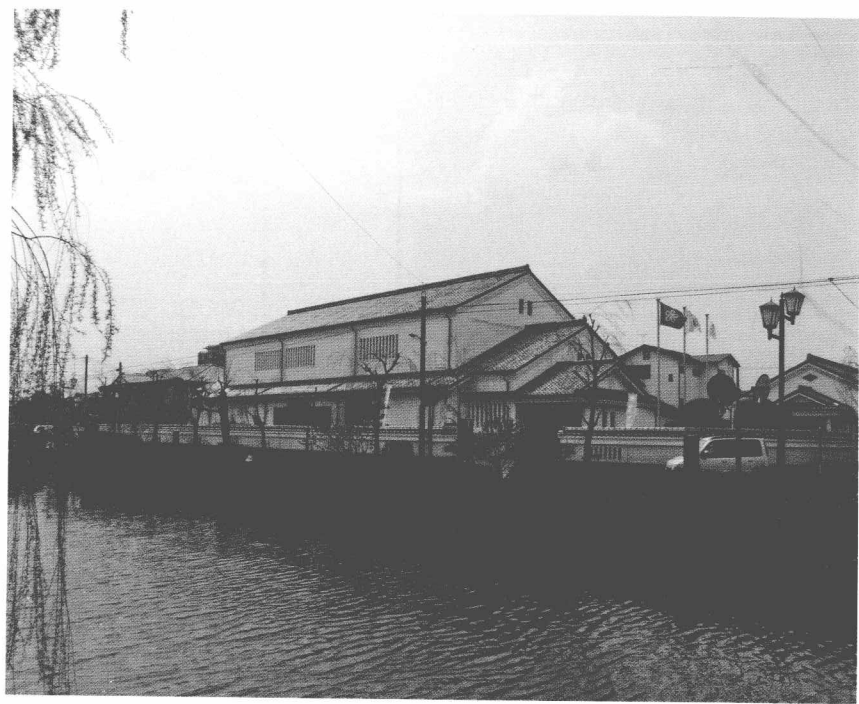
東段池張斐



張斐寄安東守直書殘件 柳川古文書館藏



安東省庵墓 稻畑耕一郎 攝



柳川古文書館 稲畑耕一郎 攝

前言

劉玉才

張斐，字非文，初名宗升，號霞池，浙江餘姚人。約生於明崇禎八年（一六三五），卒於清康熙二十六年（一六八七）之後，具體年月不詳。明亡之後，張斐捨棄舉業，絕意仕進，浪跡江湖，自號客星山人，四處交結遺民志士，圖謀反清復明。據其詩文記載，曾與屈大均、李清、魏禧、費密、顧祖禹頗多交往。康熙二十五年（一六八六），張斐經朱舜水孫朱毓仁的引薦，搭商賈船舶至日本長崎，應水戶藩主德川光圀求奇士之聘。德川氏命儒臣大串元善至長崎測其才學，二人數度會晤，留有筆談記錄《張斐筆語》。據《筆語》所記，張斐在家鄉隱匿明崇禎帝三子定王慈炤，此行日本有效同鄉朱舜水乞師德川幕府之意。因恰值日本海禁嚴厲，不令招聘外人，張斐蹇延數月，未得赴江戶面見幕府將軍，怏怏回國。次年正月，張斐再次搭商船遠赴長崎，然滯留數月，仍未能獲准赴江戶，遂決意回國，其後不知所終。張斐兩次登陸長崎，與日人大串元善、今井弘濟（水戶藩士，朱舜水門人）、安東守約（號省庵，朱舜水門人）、安東守直（安東守約之子）、武岡素軒（唐通事之後，安東守約門人）或晤談，或詩文唱和，結下深厚

的友誼。其間安東守約父子對張斐才學甚爲仰慕，雖然限於國禁始終未能謀面，但頗有文字交往，并結集爲《霞池省庵手簡》。

在中國國內，張斐因爲特殊的身份，事跡長期湮沒不顯，直至清光緒末年，《國粹學報》始刊發荀任撰寫的《朱張二先生傳》，附有鄧實跋語，予以彰表〔一〕。旅居日本的章炳麟則將張斐的文稿作爲《民報》增刊發行，在留學生和革命黨人中引起強烈反響，張斐被視爲反清復明的先驅。阿英撰文甚至將其作爲革命文學的組成部分〔二〕。反觀在日本，張斐被視爲繼朱舜水之後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士人，相關文字頗受珍視。日本有多位學者述及張斐行事，如後藤肅堂撰有《省庵與獨立及張非文》、《明末乞師的張非文》等文〔三〕，今關天彭著《近代支那の學藝》，闢有《明末潛渡日本之張非文》專章。他們根據日本所藏相關文獻及《張斐筆語》片段，鉤稽張斐的行事。遺憾的是都因掌握文獻不够充分，語焉不詳，且有錯訛之處。我們近年留意張斐文獻，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、國會圖書館、早稻田大學圖書館、柳川古文書館等處覓得部分材料，均爲今關天彭等學者的研究論著所未曾引述。而據其內容，可以大大豐富有關張斐國內外行歷部分的考察。

一

張斐的事跡在中國地方史志和各類遺民錄中均未見記載，詩文作品亦鮮有流傳。

清末民初李放撰《皇清書史》卷十五有張斐小傳：「張斐，字非文，初名宗升，號霞池，別號客星散人，餘姚人。明亡陰結奇士，欲再造明室，曾兩至日本乞師，卒無成，後莫知所終。」傳後引述清丁敬《飛白錄》云：「飛白歌『空庭映竹繞奇花』云云，在鬻古肆中鈔得於冊子者，綾書以空心行草代飛白，殊謬。書者姓張，名斐，字非文，歌豈此人所作耶。」〔四〕清商賈意乾隆年間編選《越風》，錄張斐《島中坐雨》一首，詩曰：「海暗沈秋雨，林迴偃夕風。寒花欹絕岸，獨鳥匿深叢。漂泊應吾道，蹉跎已老翁。極西鄉國在，萬里正空濛。」（清阮元輯《兩浙輶軒錄》卷十三）然作者小傳僅有「字非文，會稽人」寥寥數語。作品評語云：張翁坐雨一詩，能狀淒慘之色，讀罷冷氣逼人。

日本方面，關於張斐的詩文和文獻記載，頗有流傳。德川幕府儒臣大串元善與張斐數度晤談，並將雙方筆談記錄及往來書簡結集，題曰《續西遊手錄》，藏於水戶藩府。安東省庵父子也將與張斐交往的文字妥善保存，且至今仍收藏在福岡縣柳川市柳川古文書館，其間有張斐手書的《東遊稿》，致安東省庵父子信函、贈答墨跡、明人詩文雜抄等內容，頗為豐富。安東省庵還將雙方往來信函結集，題曰《霞池省庵手簡》。日本享保五年（一七二〇），安東省庵之孫安東守經刊刻行世，今有平安書林柳枝軒本流傳。在水戶藩府彰考館，還曾藏有張斐遺墨三卷、筆語原件及詩文作品。日本文政年間（一八一八—一八二九），曾刊刻張斐飛白書及文一篇，題曰《非文真跡》，有宇佐美

充氏跋語。日本嘉永年間（一八四八—一八五三），會澤安纂輯張斐流傳日本的文章，題名《莽蒼園文稿餘》，安政年間（一八五四—一八五九）愛風書屋用活字出版。會澤安有序文云：「非文所稿莽蒼園文者，藏在彰考館，世無之知焉。乃與同社謀謄寫一本。而如非文事跡，則亡友宇佐美公實嘗書刻非文真跡後，詳其顛末，故亦以附卷尾，將俟他日公於世，是亦區區犬馬心。竊恐明季賢豪之正氣，不啻埋沒於草野，而雖其存於滄海波濤間者，亦漸滅將盡爾。」清光緒年間，旅居日本的章炳麟通過友人館森袖海借閱到愛風書屋本《莽蒼園文稿餘》，抄錄一冊，并附加跋語，作為《民報》一九〇七年夏期增刊發行，書前錄有青山延光撰《明遺民張非文傳》。章炳麟跋語稱《莽蒼園文稿餘》在日本已鮮有留存，并以未見張斐筆語和詩稿為憾。一九一二年，日人於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舉行朱舜水到達日本二百五十年祭，展出水戶藩府和安東家族的相關藏品，其中包括張斐詩六首^{〔五〕}。水戶彰考館（德川文獻館）收藏的張斐筆語、詩文、書簡等項文獻的稿抄本，在關東大地震及二戰期間毀損嚴重，根據昭和五十二年增補影印的《彰考館圖書目錄》，目前均已不存^{〔六〕}。大串元善彙編《續西遊手錄》，曾撰題記置諸卷首，手稿藏於安東氏，後藤肅堂《明末乞師的張非文》有錄文：

寬文甲辰歲，先輩小宅順奉使崎港，始見我文恭先生，歸報上公，遂言之幕下，辟致江府。頃錄其在崎筆語，名曰《西遊手錄》，今藏在彰考館。爾後卑禮厚

給，備極恩眷，及其沒，建祠奉祀，編集行世，薄海傳唱，嘆其奇遇，誠百世之美談也，何其盛也。先生沒後數年，善復使崎港，偶遇先生鄉人張斐非文者。其學問議論，雖不可與先生同日而語，又間有可愛者。因借其行囊前稿，以呈上公。上公大喜，欲復召致爲鄒枚，事已就緒，有故而止，上公遺憾特甚。凡事之濟否，雖有人力不可強者，又奉使之不良也。善每思之，深以自歉。而安知無今日之塞再通，得遂上公之志，不使斐膺厚寵，享盛禮，襲先生之芳躅哉？其能如此，而他日爲斐編集，則必取此稿冠之集首。故不敢棄擲，又并其在崎往來書簡及一時筆語等，以爲三冊，名之《續西遊手錄》，以藏館中云。

貞享丁卯春

常陽府學生大串元善謹書

據後藤肅堂文記載，朱舜水紀念會一九一二年春在東京舉辦紀念活動時，曾將《張斐筆語》與水戶藩府、安東家族其他藏品共同展出，他借擔任活動幹事之便，得以仔細觀覽。今關天彭自後藤肅堂處獲悉《筆語》的部分內容，但無緣閱覽原稿，後經過安東氏引介，才從水戶藩府錄出《筆語》片段，附載其《近代支那の學藝》書中。此後，再未見有人引述《筆語》。其實，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尚存有《張斐筆語》的傳抄本，該抄本結尾處題有「明治十三年（一八八〇）十月以德川昭武藏本謄寫 校合二字樣，內容正爲下川三省、大串元善與張斐的問答筆錄。根據筆錄，雙方會晤共有四次，前三次

沒有注明時間，內容多是有關學問、制度和山川草木方面的問答，第四次會晤記爲九月八日，內容則是透露隱匿定王慈炤的驚天秘密。張斐對此事頗爲慎重，追問再三，方和盤托出。會晤之後，還特意致書下川三省、大串元善，索取筆談原稿，曰：「前與二兄問答之詞，共有九紙，遣使既回，想復帶至，望擲還。」實際雙方的筆談內容，應該還不只《筆語》所錄。張斐在致下川三省、大串元善的信中，有云：「吾鄉先輩有誠遊客一條，謂不可與人政事。昨筆談過多，遂及諸商苦情，深悔饒舌。兄既席捲而回，幸爲我付之祖龍，以掩其過。望望。」此類內容，即未見諸《筆語》。

根據《霞池省庵手簡》和《非文真跡》宇佐美充跋語，張斐曾將詩稿結集抄示日人，然不聞有具體收藏記錄，也未見刊刻流傳。今關天彭及至當代學者關於張斐的研究論著，均未引述張斐的詩稿結集。其實，早稻田大學中央圖書館尚存有兩部《莽蒼園稿》鈔本，一部原爲水府森氏所藏，係森鴻次郎氏於明治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寄贈；另一部則是用國書刊行會的稿紙謄錄，文字與森氏本完全一致，應是準備出版而未果。兩部鈔本均分爲上、中、下三部，上爲《莽蒼園文稿餘》，與愛風書屋本內容相同，只是文章排序有所不同，間有文字校訂；中、下爲《莽蒼園詩稿餘》，收錄張斐各體詩作三百餘首，并附錄《東國紀行》二十一首及補遺一首。詩文稿間有張斐自題，據之可以判斷原稿當是他在日期間抄示友人的。如《登高賦》自跋：「賦自揚馬而外，并駕

而齊驅者，難其人矣。此後唯少陵三《大禮》，猶有骨氣可觀，差與古辭奧衍之才可敵。蘇子瞻《赤壁》，則創體也。其氣蕭瑟，其情曠放，讀之使人有遺世之想。《秋聲》步而超之，又瞠乎後矣。斐本非作家，而漫爲之，所謂跛鱉之望騏驎，更不及蠅之附尾而行也。可笑可笑！作文作字，須得筆墨精良，窗几明淨，而神思又復瀟灑。斐於此數者，一無所有，故益形其醜態矣。」詩稿結尾處有注云：「詩中有數人作虜宦者，多弟之親戚。在外遊行，未免偶藉其資斧，故不能絕，聊亦從俗，與之往還。弟詩只取其一味真了，若謂作家則未也。」張斐并不以詩文見長，但是通過這些作品，我們可以深入瞭解其浪跡江湖、交結志士、流亡海外的傳奇經歷，和國破家亡之後的心路歷程，進而勾勒清初東南地區遺民群體的衆生相。作品中涉及與屈大均、李清、魏禧、費密、顧祖禹、張肩三（張煌言之弟）交往的內容，則可以補充清初史事記載的不足。

二

由於文獻的闕失，有關張斐的身世行歷，記述頗爲混亂。以出生之年爲例，後藤肅堂定爲日本寬永元年（一六二四），今關天彭文定爲明天啓五年（一六二五），柯愈春《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》則題爲明崇禎五年（一六三二）^{〔七〕}，前後相差八年。而據張斐的《守歲贈友》、《元日酬招飲》詩，甲子年（康熙二十三年，一六八四）恰值五十歲，丙寅

年（一六八六）渡日，在致安東省庵信中自言「今年五十二」〔八〕，照此推算，當出生於明崇禎八年（一六三五）。柯書還稱張斐「赴日本長崎，與朱之瑜交」，「集中多記追從朱之瑜復明活動」，顯然也失於查考，因朱舜水在張斐渡日前四年既已辭世。

青山延光撰《明遺民張非文傳》，係據拾彰考館藏《張斐筆語》、《莽蒼園集》等文字資料連綴而成，內容較為可靠。傳云：「斐幼孤，年十一遭國變，猶習舉業。父執見而誡之，乃棄舉業，從明遺老張一麟學。」（《筆語》）張斐的岳父為姚江李安世，字泰若，明崇禎十六年進士，官至尚寶卿，明亡後隱居不仕。張斐在寫給岳父同榜進士呂潛（號半隱）的詩中，有云：「姚江李尚寶，與君同榜友。榜中數大公，皆已列朝右。棄絕舊君恩，可憐若敝帚。尚寶既隱居，頗學彭澤叟。溪上自築室，門前自栽柳。豈無豪貴族，薰天可炙手。嫁女與寒家，充作糟糠婦。」張斐有兄名宗觀，字用賓，號朗屋，雅擅樂府歌詩，事跡散見清初載籍，為當時頗負盛名的遺民。他與同縣朱士稚（字朗詣）并稱「山陰二朗」，常自比管仲、樂毅，陳子龍詩詠二人有「越國山川出霸才」句。全祖望《鮚埼亭集》所載張近道事，「好黃老管商之術，以王霸才自命，見詩人則睡之曰：『雕蟲之徒也』」〔九〕，亦指張宗觀。張宗觀與朱士稚、魏耕、山陰祁氏兄弟經常密會，共謀反清復明。朱士稚涉嫌入獄，宗觀奔走營救，因聞士稚出獄，星夜渡江往迎，途中遇盜身亡。事見朱彝尊撰《朱士稚墓表》。

在父執兄輩的影響之下，張斐絕意仕進，慨然以遺民自許。自言嘗夜讀《楚辭》，聲氣激烈，聞者隕涕。（《秋夜讀〈楚辭〉》，李太守恕聞之泣，復起飲酒達旦，明日作詩十韻請和）張斐爲人卓犖不羈，「慨然慕魯仲連之爲人」，高言「丈夫會有事，誰當私此身」（《春日偶歸，贈阮與宜、何見公、鄭孟周，鄭復出送偏門，記別》）。據《筆語》自述，他因在家鄉結識并隱匿明崇禎帝三子定王慈炤，自康熙初年起，棄家不顧，長年浪跡江湖，陰結遺民志士，密謀恢復。撰於康熙二十年（一六八一）的《陳孝明墓誌銘》云：

「山陰張斐棄其家七年，走四方求友，得八人焉。」其中有姓名者爲江寧陳孝明（名鈴）、濟寧劉禦龍、徽州王次峰、陝西謝殷南、山陰徐身先、六合李儀及六人。陳孝明、李儀及年齡均少於張斐，却先他去世，令其悲痛不已。《莽蒼園集》載有不少紀念二人的詩文，如《哭李儀及》：「年來頻失友，老去哭他鄉。舊識多新鬼，先衰却後亡。淚痕映死睫，墨漬盡枯腸。苦憶平生好，何時得暫忘。」張斐所交友人都以反清作爲共同志向，友人黃咸士遠遊燕趙，張斐有贈詩云：「燕地常苦寒，束裝宜早爲。驅車過易水，勿爲荊卿悲。秦王天未絕，志士徒取危。子房天下才，猶試博浪椎。絕關燒棧道，何如下邳時。」（《黃咸士來吳門，將之燕，於其歸，泣送以詩》）「飲恨化爲血，碧色照吳鉤。奉身向知己，日與浮雲遊。笑談帝王略，開口取封侯。人盡自豪傑，腐儒甘蒙羞。拂衣從此去，長嘯凌幽州。」（《辱黃咸士贈詩，三年不能和，今將有燕趙之遊，追感舊事，

書懷寄之》（秦人謝殷男于吳市買得寶刀，作寶刀歌贈之）則云：「吳中有寶刀，秦中有壯士。一朝相配合，各自增意氣。壯士年今三十強，風塵已靜一日閑。囑君佩此莫輕試，時至還看牛鬥間。」伺機而起，反清復明的志向昭然若揭，故詩稿中有自注云：「大抵稿中之人皆吾同心膽者，其有名字者，則未嘗有事故，而可以不隱，故直書之；其曰友人或故人者，皆有事故，而不可明言，故隱之。」

張斐交結廣泛，「吳三桂舉兵，有廖精忠者爲三桂將，頗與弟同志，惜其人庸懦不足倚，故遂別之」（《九日岳陽懷李白》自注）。他甚至對民間俠客頗致禮敬，「平生慕俠烈，作事寡躊躇。出門身許人，掉頭別妻孥。最苦頭上冠，束縛成腐儒。短衣事侯嬴，長嘯覓專諸」（《贈方若水》）。詩稿中有《贈俠客》詩，稱譽其「勝却吾儒萬卷書」，詩序曰：「此俠客自是奇人，善劍術，隨行挾兩大鐵椎，人皆呼爲大鐵椎。問其名，則曰：人只爲一名字壞了多少事，我却不用此也。亦無妻子無家，曰：人只爲妻子家累壞了多少事，我却不用此也。專取響馬銀子濟貧人，響馬甚畏之。魏叔子（禧）爲作《大鐵椎傳》，可與史遷相上下。」另有《青州壯士寶刀歌》：「青州壯士不著冠，狐裘蒙茸踏步寬。長揖上階據案坐，口道殺人如草菅。匣裏一條清秋水，當軒拔出白日寒。誰人心有不平事，十年摩挲未曾安。」大概張斐網羅了不少此類人物，以備揭竿起事之用。

基於強烈的遺民心態，張斐對於晚明抗清志士、清初不與清廷合作的遺民，非常